



“再不做就来不及了”

暑期，这群00后直面历史创伤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晓

先用碘伏擦拭消毒，再用酒精脱碘，最后用无菌敷贴或绷带将创口包扎起来，这个暑假，这样的清创动作被曹垣兴和他的队员们重复了很多次。他们一边清创，一边询问老人疼不疼，回答往往是“一点都不疼”，但是曹垣兴能从他们脸上看到疼痛难忍的表情。

老人是生活在浙江省丽水市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这个暑假，丽水学院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学生曹垣兴和丽水学院其他8名同学组成暑期实践队伍，为这些老人清创，并提供其他无偿的医疗服务。他们把这个暑期社会实践项目命名为“铭记历史，恤治疮痍”。

从30多名报名学生中筛选出了9名

“要不是因为校门口的‘卖书老人’，我对细菌战的历史和受害者其实了解并不深”，今年20岁的曹垣兴来自河南，对丽水的这段历史并不了解。

去年冬天，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推着满满一小车《侵华日军细菌战在丽水》出现在丽水学院门口。“您想了解丽水往事吗？”借着昏黄的路灯，小车上方纸牌上的这句话吸引了曹垣兴的注意。他走上去和老人攀谈了20分钟后才知道，丽水还生活着不少因为80多年前那场战争而饱受“烂脚病”折磨的受害者。

这位卖书老人名叫庄启俭，是细菌战受害者家属，也是丽水市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史料研究会会长。

1940年到1944年间，侵华日军公然违背国际公约，在中国广大地区发动细菌战。资料显示，丽水是侵华日军细菌战的重灾区之一。

80多年过去，战争的影响仍未消失，日军在丽水发动细菌战时使用最多的是炭疽杆菌。在合适的温度和湿度下，该细菌活性可以保持40年以上。一般情况下，炭疽杆菌会经过细微的伤口进入人体，使人患上皮肤性炭疽伤口，溃烂、发



团队成员们在公园进行侵华日军细菌战宣讲活动。

臭是其典型症状，严重的甚至要截肢。

庄启俭出售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在丽水》共计41万字，是以他为代表的一群丽水当地普通人，走遍市井乡野，对那段抗战痛史中日军犯下的累累罪行持续调查20多年的成果。

这偶然的一次聊天，在曹垣兴心中埋下了种子。“我一定要为这些受害者老人做些什么。”

他没有想到，很快就有机会把这个想

付诸实践。今年早些时候，丽水学院医学院教师王久鹏就开始招募2023年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事实上，去年王久鹏就招募了一支由医学院10名学生、两名教师组成的团队，定期上门为当地细菌战受害老人清创消毒。“希望学生们可以利用医学专业技能，为这些受害老人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

得知社会实践的内容后，积极报名的

响应者不少。曹垣兴第一时间报名，并联系身边有热心、有责任、有担当的同学也加入进来。“今年的报名人数比去年多，我们最终从30多名同学们筛选出了9名。”王久鹏说。就这样，一支名为“铭记历史，恤治疮痍”的9人团队接过了学长学姐们手中的“接力棒”。

“他自己喝井水，却给我们准备了矿泉水”

2022年暑期实践伊始，团队成员凭借书籍文献及互联网工具查询到丽水在世细菌战受害老人现状，并在社区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与老人们取得联系，根据各位老人的住址制定访问路径。

今年，庄启俭为团队提供了很多帮助，其中包括历史资料以及很多受害老人的地址。“老人们住得比较分散，庄会长帮我们少走了不少弯路。”曹垣兴介绍。

在了解完老人们的相关情况和病情后，王久鹏安排了几名教师对团队成员进行清创包扎和无菌操作等技术培训。他们的重点关注对象是那些住在农村的爷爷奶奶。曹垣兴说，“这些老人居所交通不便，无法经常下山就医，再加上家境贫寒，需要带着伤口下地劳作以维持生活，导致伤口频繁感染溃烂，难以痊愈。”

除此之外，他们自身或家人不能正确帮助换药以及清创不到位，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曹垣兴记得一位住在白竹村的老人，此前一直坚持每天使用食盐泡水，为自己清理伤口。“老人们十分需要专业医疗人员的支持和帮助。”

第一次掀开老人的裤脚清创时，腐烂的伤口和恶臭的味道让曹垣兴深深震惊。“有时候刚来到门口，我们就闻到伤口溃烂导致的臭味。”完成清创消毒后，团队成员们会坐下来陪老人聊天。

一位78岁的老人令曹垣兴印象深刻。这位老人的老伴患有心脏病，当大家走进他家跟他交流时，他的老伴“看到有人来家里又激动又高兴，导致她说话时都有些气喘吁吁”。曹垣兴能感受到，这些老人是很需要陪伴和关心的。

和蔼可亲、面容慈祥、眼神清亮，这是曹垣兴对这些老人的印象。尽管家中简朴，但是“他们会端出新鲜的西瓜、桃子来招待我们，这些水果可能是他们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吃的”。

曹垣兴记得有一次，志愿者们来到一位老人家里，狭窄的房内只摆得下一张床和一个电视，9名同学甚至不能一起进入房间。但是“这位老人自己喝井水，却专门给我们准备了矿泉水”。就是这样一群淳朴、善良的老人，让队员们觉得自己的付出是值得且有意义的。



完成清创消毒后，团队成员们正在陪王书明老人聊天。



受访者供图 队员王丽超正在为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老人清创。

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其濠

8月11日上午9点半，上海市闵行区就业促进中心瑞丽分中心零工市场的招聘会刚开始，便吸引了不少应聘者前来。这天的招聘会共有10家企业参加，提供185个岗位，包括工厂装配操作工、质检员、物业保安、保洁、保姆、月嫂、宠物护理美容的“净宠师”等，现场直接达成就业意向39人。

今年6月，闵行区就业促进中心瑞丽分中心开出了上海首家“零工市场”，每月都会举办一场招聘会。

2022年6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零工市场建设 完善求职招聘服务的意见》，提出了强化零工市场信息服务、强化零工快速对接服务、完善服务场地设施支撑等10条意见。

上海市于今年7月发布的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18条措施也提出，加强零工市场建设，支持在上海公共招聘新平台、各区线上就业平台开设零工信息（灵活就业）专区，归集更多低门槛、灵活性高的就业岗位。

提及“零工”，人们或许第一时间想到建筑工、家政、保洁，但事实上“零工”岗位远不止这些。今年4月，上海市人社局局长杨玉瑛在做客“2023民生访谈”节目时曾指出，上海当前大约有300万灵活就业人员，就业类型多、需求大。日前，上海市人社局在给市人大代表的建议回复中指出，近年来，市人社局每年定期会同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定期组织开展灵活就业发展状况专题调研，调研对象是全市范围内为获取劳动报酬或营业收入而从事社会经济活动但未与任何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适龄人口，涉及包括网约送餐、快递物流、家政保洁、建筑装潢、网络电商等14个新业态。这些新业态就业人员中，很大一部分都有对零工岗位就业需要。

年轻人为什么选择零工

记者观察到，8月11日这场招聘会提供的岗位大多不设学历要求，对专业技术

低门槛、灵活性高 上海首家“零工市场”来了

今后还将引入社会保障、劳动维权等政务资源，进行线上线下同步招聘

要求较低，大部分岗位经过简单培训即可上岗。前来咨询的应聘者以中青年为主，包括个别95后大学毕业生。

正处于职业过渡期的邹雯告诉记者，4年前她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物流管理专业毕业后，在一家公司任文职类岗位，这几个月正以文职类岗位为目标，寻找新工作。“是否一定能找到文职类岗位，我心里也没底。现在处在‘广撒网’的状态，有什么工作机会都会尝试一下。今天看到有美妆店店长的岗位，也打算了解一下。”

除了在职业过渡期寻找零工机会，也有年轻人选择了“在家打零工”的灵活就业方式。今年35岁的涂丽丽正在一家商品分发平台从事带货工作，对她而言，这份工作比在公司上班更合适。

涂丽丽曾是一名服装设计师，经营过民宿，后来在一家公司上班。在工作中，她接触到商品分发平台，开始从事兼职，在自己的私域帮助平台品牌推广、销售产品。

受到疫情影响，她在3年前遭遇裁员。刚开始，涂丽丽去过几家公司面试，但遇到了“入职两年内不能怀孕”等附加要求。考虑到自己的生育年龄不能耽误，她决定一边在家备孕、带娃，一边做一些灵活的工作。“这份工作没有囤货、压资金的要求，只在社交网络分享商品，有人下单，就可以获得佣金，相对比较轻松。”

涂丽丽向记者分析利弊：“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够稳定，需要自己缴纳社保，但我现在这份工作的收入比过去上班时多，同时又能照顾孩子。”她认为，新手妈妈总是很难兼顾家庭和事业：“全职主妇很辛苦，但这种付出通常别人看不见。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女性为了照顾孩子暂

时放弃事业，家人却觉得她待在家里很轻松，一旦发生争吵，人家开口就是‘有本事你去赚钱养家’。这时候如果有一份收入，在家腰杆也会硬一点。”

不过，对于“打零工”，涂丽丽也有更多期待：“自己缴纳社保，算起来退休时间会比上班晚，退休工资等保障也会少一些。现在从事灵活就业的人越来越多，希望可以多一些保障。”

零工市场“火热”背后

业内人士分析，零工市场火热，原因是多方面的。

上海闵浦人力资源集团董事长李伟观察到，首先，随着当地产业结构变化，电商行业、科技行业、服务业等产生的岗位趋向细分，产生了新的用人需求；其次，受到疫情和经济因素影响，企业订单碎片化增多，出于用人成本考虑，在完成季节性、项目化任务时，企业趋向于选择短期用工、灵活用工。

李伟举例说，颛桥有一家照相馆总店，在短期内订单大量增加时，需要临时雇佣摄影师、后期剪辑、保洁等人员；莘庄工业区的一些工厂、仓库，在促销旺季忙不过来时，需要招聘分拣员、报单员等；科技行业的企业在程序开发阶段，有时也会选择临时用工；随着近年来短视频行业发展，市场对视频主播、摄影师等人员的需求增加；在旅游旺季、进博会等时间节点，市场对导游、保洁的用工需求也会迅速增加。

闵行区就业促进中心主任陈铁民认为，部分年轻人尤其是00后的择业观变化，也是零工市场火热的原因之一。“现在的年轻人深度接触网络，更有个性、更向往自由，对就业的想法与过去不同。部

分年轻人特别是大学毕业生不着急找工作，不愿意‘先就业再择业’，期望比较高，属于‘慢热型’就业。”

来自全国总工会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依托互联网平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约为8400万人，而灵活就业人员已超过两亿人。

陈铁民注意到，就闵行区的情况而言，近几年尤其是今年，选择灵活就业的人数增长加快，占求职人员总数的比例提高。“在就业市场上，无论是个人端还是企业端，对灵活就业或用工的需求都比较旺盛。2022年我们推出‘易就业’信息服务平台的时候，就专门设置了发布灵活用工岗位的板块。”

零工市场建设如何加强就业服务

今年7月，上海市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发布《关于印发〈关于优化调整稳就业政策全力促发展惠民生的若干措施〉的通知》，提出了18条具体措施。文件指出，加强零工市场建设，支持在上海公共招聘新平台、各区线上就业平台开设零工信息（灵活就业）专区，归集更多低门槛、灵活性高的就业岗位；鼓励零工岗位供需较旺盛的地区推动公益性零工市场建设，完善零工求职招聘服务；鼓励人力资源机构、社会资本和优质服务资源参与零工市场建设和运营管理。

在上海，由黄浦区联合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打造的上海首个零工就业云平台于今年6月上线。平台汇聚了36家放心企业，包括互联网、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提供全职、实习、兼职等各类岗位超过1万个，让零工就业者享受到“一站式”的服务体验。

而闵行区零工市场，今后还将引入社

零工市场的供应主体是人力资源公司，但市场上也存在一些鱼龙混杂的现象，比如不规范的中介。政府的作用是“牵线搭桥”，充分利用市场力量，把原来相对零散的状态规整到统一的框架体系中，在这个过程中“摸着石头过河”，边做边总结经验。”

记者在闵行区就业促进中心看到，零工市场明文设置了服务管理制度，其中第一条就是“实行无偿介绍劳务服务制度，免费向社会提供零工求职招聘信息登记和岗位发布等各项公共就业服务”，此外，对于用工主体资质、劳务协议拟定、咨询维权渠道等都有具体规定。

陈铁民介绍，闵行区就业促进服务中心计划开设更多零工市场站点，并进一步做好“15分钟就业服务圈”，赋能村（居）委会。“目前的构想是，未来要将服务站铺到基层，这需要依托村（居）委会从下至上做人力资源排摸，掌握辖区内未就业人员的基本情况和就业需求，包括长期工作和零工需求；同时继续开发建设‘易就业’平台，将岗位资源通过信息化方式分享给村（居）委会，帮助老百姓就近找到合适的工作。”

（应受访者要求，邹雯、涂丽丽为化名）



8月11日上午，上海市闵行区就业促进中心瑞丽分中心零工市场举行招聘会。

曹茜文摄